

宋代缂丝工艺的艺术风格[※]

◎ 杨 烨

【摘 要】 宋代的缂丝工艺之所以在制作和艺术风格上比前朝有了很大的改变，部分缂丝开始向纯欣赏的仿名人书画方向发展，与当时的院体画和花鸟画的勃兴有着必然的联系。文章就两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共同点、宋代绘画的发展给缂丝工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作分析探讨，以期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宋代缂丝工艺的艺术风格，进而深入了解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关键词】 宋代绘画；缂丝工艺；艺术风格；影响

【中图分类号】J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0)04-0160-5

宋缂丝，异名颇多，兴盛于唐贞观、开元间，初被用作书画的裱帙，主要用于制作绘画或书法。宋缂丝受到当时绘画重理尚法、精密不苟风气的影响，绣绘山水、人物、楼阁、花鸟等，针线细密，不露边缝，其用绒只一、两丝，用针如发丝，形象具有绘画的真实感，又有绘画所不具备的绒色光彩夺目、

丰神生意的特殊效果。唐代的缂织方法比较简单，最常用的是“擘”和“勾”两种方法。北宋的缂丝基本上继承了唐代的缂丝技法，但花纹比唐代更富丽精细。由于当时绘画的发展，工艺美术设计加入了很多绘画元素，在刺绣和缂丝领域，更是以摹缂的名人字画为主。缂丝为了制作出绘画当中的自然晕色效果，创造了两三种色丝形成退晕效果的“结”的戗色技法。这种方法在北宋时期的《紫鸾雀谱》

※ 本文为河南省政府招标课题“基于新农村建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创新模式研究”（2010B55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烨，商丘师范学院美术学院讲师，河南 商丘 476000。

这一作品中出现,图中花草、飞鸟的翅膀都出现了深浅不一的色丝,生动逼真,层次丰富协调。

到了南宋,缂丝工艺转向了纯粹欣赏性的艺术创作,并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南宋缂丝名家朱克柔独创的被称为“朱缂”的“长短戗”缂法,即在花纹由深至浅的晕色中,利用缂丝线条伸展的长短变化,使深色纬线与浅色纬线相互交叉,从而使视觉上形成两色混合自然晕色的效果,常常用来表现花瓣叶子的深浅变化。还运用有“包心戗”、“木梳戗”、“参合戗”、“子母经”等多种技法。“包心戗”基于“长短戗”的原理,从两边向中间戗色,使颜色产生不同的层次变化,通常应用于饱满的圆形花瓣,力求达到靠近花心的颜色深,花瓣外围逐渐变浅的立体转折效果。“木梳戗”和“参和戗”也是表现深浅色彩变化的缂织方法,“木梳戗”的过渡方向为横向,即从左至右或从右至左,“参和戗”的过渡方向是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的纵向变化。“木梳戗”可用于表现人物的发际线,“参和戗”多用于局部小面积的色彩变化,如花托、小嫩叶等。而“子母经”多用于摹缂名款印章。沈子蕃的《缂丝青碧山水图轴》以“渗和戗”、“长短戗”缂成山纹,以“勾缂”法织出轮廓勾边线,以“平缂”用于所有的平涂色块,以“子母经”缂织文字和图章。朱克柔作品《蛱蝶山茶花》,采用戗缂、构缂、齐缂等多种缂丝技法将画面上的蝶翅、蝶须、枝干绿叶和花果表现得栩栩如生。

元明清三代的缂丝工艺技法一直在此基础上沿用继承并有所发展。明代出现了凤尾戗,到了清朝,又出现了三蓝缂丝、水墨缂丝和三色缂金法。“缂丝与一般的丝织物的不同处是,缂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杼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盖纬非通梭所织。”^[1]

二

宋代的绘画影响到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君主的爱好,是当时市民生活提高的表现,更主要的是绘画在当时成为了“纯粹”的绘画,它除却了宣教的外衣,仅为观赏而存在,因此,宋代的绘画

也达到了前人未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绘画的观赏性增强。这时期的工艺美术,借鉴绘画的元素来强化自身的观赏性,和绘画结合得更加紧密,成为工艺美术品中的经典之作,处处彰显着宋代绘画的魅力。以精细著称的缂丝工艺在图案的选择上就完全借鉴于当时的绘画艺术,尤其是到了南宋时期,织物的图案也就更加明显的带有江南水乡的气息和江南文人的喜好。缂丝书画成为缂丝工艺品当中的上乘之作,备受人们的喜爱、推崇。有很多缂丝名家直接摹缂名人字画,使那些已经被奉为经典的画作以另外一种形式再现其艺术魅力。无论是摹缂的作品,还是按照之前画好的粉本进行创作的作品,都渗透着宋代绘画的影子。

1. 重理尚法,精密不苟

宋代绘画以追求工细、严谨为特征,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宋人对理学的推崇。宋代理学的发展,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影响。对于绘画来说,一定要遵循事物的规律,不能盲目地随便创作。史料上记载宋徽宗赵佶,在绘画上重视写生,讲究重理法度,他要求宫廷画院画家所画的花卉都能够显示不同季节、不同时间下的特定情态,他自己也曾描绘过孔雀、鹤的不同状态。绘画创作的过程中观察事物细致入微,甚至于孔雀行走的时候先迈左脚还是右脚,叶子在不同时间的不同变化等等他都会在绘画之前观察仔细,这足以表现徽宗本人对绘画的严谨态度。许多画家迎合这种追求真实的绘画风尚,更是亲自饲养花鸟虫鱼,细心观察写生。这种严谨的态度,造就了宋代画家在创作过程中喜欢表现细致的景象,绘画过程中也是丝丝入扣,画面上充满了保持理性、严谨写实、温润含蓄的风格。缂丝就借鉴这一特点,在事物的塑造方面,对物体的造型、色彩等方面的把握与现实生活中的实物相差无几。

重写实、求精细一直是宋代绘画所追求的目标。在宋代绘画作品中随处可见写实的画风以及精致细微的勾勒。拿宋代林椿的《果熟来禽图》与南宋朱克柔的《缂丝山茶》来看,两幅作品在细微处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果叶上被虫儿叮咬的痕迹都被

一一描绘出来,这一细节虽不起眼,但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

对于绘画表现得最为精细的要算宋代开始盛行的界画。界画主要表现的是建筑,在绘画的时候精准最为重要。宋代赵伯驹、郭忠恕等都是界画的高手,在宋代画院花鸟画盛行之时,他们的作品显得别具风味。《缣丝仙山楼阁册》应该就是受到当时界画的影响创作的,内容与构图都极像宋徽宗赵佶的《瑞鹤图》。两图中间均出现一楼阁,楼阁顶端和四周白色仙鹤环绕飞翔,在缣丝作品里还出现了祥云。从画面的整体布局来看两幅作品是一样的,而且楼阁的绘制和缣织都很精确。《缣丝仙山楼阁册》继承了赵伯驹的风格,画面明丽润泽,给人清新之感。

2. 题材以花鸟为主,院体风格明显

五代时期黄筌、徐熙两位大师的出现,带动了花鸟画的发展,他们的画法和观念形成了花鸟画领域的两大风格。宋代花鸟画也是在五代的基础上继承发展,并走向成熟的。虽然宋代文人画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当时院体画还是占据着画坛的主流。而院体画中花鸟画的创作所占比重最大,达到所有创作的一半。尤其是北宋初期,黄氏体制一直是院体画的典范,一直到崔白、吴元瑜的出现,院体画开始吸收徐熙一派“野逸”的画法。宋徽宗对不同画风兼收并蓄,南宋画院亦是如此。由此,到了北宋后期院体花鸟画在继承“黄家富贵”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徐熙野逸”的风格,使徐黄两家的风格特点都得以展现出来。将这两家的风格融为一体的优秀的画家是徐熙的孙子徐崇嗣。徐崇嗣入画院之初由于画风与当时的黄氏体制格格不入,曾改变画风以迎合当时的画院需求,他又将原来的画法融入其中,创造了“没骨”画法,后来这种画法得到了推崇。可见花鸟题材经历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表现手法,成为经久不衰的表现题材,深受宫廷画院画家的喜爱。

花鸟画作为独立的画种,虽然在人物画和山水画之后才出现,但是花鸟对于丝绸纺织工艺来说,可谓历史悠久了,早期的丝绸图案大多是以花鸟为

原型进行创作的。缣丝在发展成为欣赏性工艺品之前,在用于毛织物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对花鸟题材的偏爱。比如《树叶纹缣毛毯》和《花鸟纹缣毛毯——人物葡萄》都是以早期的花鸟纹饰为主进行缣织的,尽管当时由于缣织风格和技术限制,这些花纹没有后来缣丝实物上出现的那么写实生动,但是对花鸟的运用还是相当成熟的,可见画家、织绣艺人对花鸟题材的喜爱由来已久。

宋代的院体画一直是织绣艺术创作的粉本来源,以赏玩为用途的宫廷工艺品,一般不会选择那些表现历史宗教题材的绘画来作为粉本进行创作。首先,花鸟画从题材上就给人比较轻松愉悦的感受,适合作为工艺品的画稿。再者,花鸟画寓意丰富,在尚祥之风大盛的宋代,寓意吉祥如意的花鸟画深受统治者和人们的喜爱。《宣和画谱》在花鸟叙论中明确提出:“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雀,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鹭,必见之幽闲;至于鹤立轩昂,鹰隼之搏击,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乔松古柏之岁寒磊落,展张于图绘,有以兴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得也。”^[2]不同的花鸟被赋予不同的含义,缣丝多以花鸟为题材,与绘画一样表达了对美好事物的向往。还有就是花鸟画的画幅偏小,在织绣艺术表现的时候更显其精致,更易达到宋人所追求的细腻纤巧之风。山水和人物题材的缣丝作品也是到后来才陆续出现的。从数量上来看,花鸟画也超过了其他题材的绘画作品,“仅《宣和画谱》所载,当时宫廷收藏北宋30人的花鸟作品达2000件以上,所画各种花木杂卉竟达200余种之多。”^[3]虽然当时的缣丝作品有人物题材的图案出现,但是数量极少。黄能馥在其所著的《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印染织绣》一书当中收录的宋代缣丝作品共有15幅,其中花鸟题材的有9幅,山水两幅,佛像一幅,界画一幅,用于书画包首的缣丝一幅。明代缣丝共14幅,其中花鸟题材的有10幅;清代共24幅,花鸟占11幅。这组数字足以说明,花鸟题材不论在绘画领域还是缣丝领域,数量都相当可观,分别占去所属领域的一半。缣丝花鸟题材的作品占的比重更大,

这是宋代绘画给缂丝工艺带来的影响。

3. 构图讲究, 设色典雅

宋代绘画在题材上的转变, 使得大型的历史故事画作的数量减少, 转而小型的欣赏性强的册页数量比以前有所增加。画幅的缩小, 使得画家在构图方面要匠心独运。于是一两枝花卉再配以禽鸟飞蝶的折枝构图成为了画家经常运用的构图法。此构图法不仅能细腻生动地表现物体, 还给人一种精巧别致的感觉, 这也正是宋代绘画所追求的艺术效果。

《果熟来禽图》与《缂丝山茶》都属于典型的折枝花鸟, 其构图方式, 往往在画面的一个边角处伸出花卉的一簇枝叶, 还会以鸟蝶作为点缀。鸟蝶的出现可以平衡画面, 给画面增添活力。

宋代吴炳的《出水芙蓉图》和《缂丝牡丹》两幅作品在构图上十分生动简洁, 都属于对花卉的特写, 主题突出。《出水芙蓉图》, 绢本设色, 画幅精巧, 扇面画, 绘有一朵盛开的粉红色荷花, 下面有荷叶衬托, 花茎三根, 画面饱满单纯, 没有其他物体出现, 只有右下角出现的一款印章。这种构图往往用于宋代的小品画作上, 整体感觉清新自然。朱克柔的《缂丝牡丹》是方形的, 作品中心一朵盛开的黄色牡丹, 花瓣层层叠叠, 周围绿叶陪衬, 花茎三根支撑着花头和绿叶, 左下角一款红色印章, 背景选用深蓝色, 使黄色的花朵更鲜艳夺目。

宋代花鸟以折枝构图出现的有很多, 但是山水画画幅普遍比花鸟画大, 用特写的构图来表现山之一角不太合适, 所以多以“深远纵横折叠式”的构图方式来处理。马远是宋代具有代表性的山水画家, 他的代表作品《踏歌图》就是采用了深远纵横式的构图方法。近处是山路和行人, 路边还配有巨石和树木; 稍远的地方, 画家以空白处理, 既有纵深感, 又能体现山林中云雾缭绕的景象; 最远处隐约有山林浮现。这种构图方式适合表现立轴和条幅, 在宋代的山水画中经常看到。而沈子蕃在进行缂丝的创作的时候, 很喜欢这种构图方式, 《中国美术全集》中收录了他的四幅立轴缂丝作品, 其中两幅花鸟, 两幅山水, 《缂丝青碧山水图轴》是其中之一。

《缂丝青碧山水图轴》与《踏歌图》在构图上十分相似, 这两幅作品在构图上都出现了近景与远景相结合的方法, 使画面空间感增强, 只是在处理上沈子蕃的缂丝作品表现的空间范围更广泛、空旷。近处河岸树木、一叶小舟, 舟上仰卧一人, 悠闲自得, 远山白云环绕, 山峦层叠, 左下方缂有“子蕃制”, 并有一方朱印。

宋代绘画讲究构图和设色两个方面, 缂丝亦是如此。缂丝与宋代绘画不仅在构图上有共同之处, 两者在设色方面也存在相似。宋代院体花鸟画的典型面貌为工笔设色一类, 讲求赋色之功、笔法之道、造型之细致。设色之道体现了谢赫“六法论”当中的“随类赋彩”, 特点就是讲究真实性。宋代的《宣和画谱》对设色的要求崇尚晕淡有生意, “凡设色者逼于动植”^[4], 并且技法精到“如良工之无斧凿痕”^[5]。风格淡雅清逸、厚重微妙。画面上墨色增多, 没有夸张艳丽的对比, 如崔白的《双喜图》, 基本上以赭色和墨色为主, 偶尔在竹叶上间用青色, 类似这种淡雅色彩深受宋代画家的喜爱。他们将那些色彩运用得很是恰当, 与明艳的颜色形成对比, 而又显得优雅不俗。大多的缂丝作品在设色方面借鉴了这一特点, 无论花卉还是禽鸟、山水, 颜色和真实的色彩无大的变化。叶子一般以绿色为主, 花朵的设色与所绘制的对象颜色相同。至于禽鸟, 尤其是羽毛的设色, 更是真实的写照。这一点也是缂丝与其他的丝织品的不同之处, 表现花卉的缂丝作品大多以本色熟丝打底, 这种颜色与画工笔花鸟的绢的本色接近, 古朴宁静。如宋人小品画《鹈鹕荷叶图》与北宋《缂丝赵佶木槿花图》, 花卉与鸟的设色以墨色和赭色居多。

宋代绘画在色彩表现上分为两种, 与上述的淡雅清逸一派形成对比的是富丽凝重、艳而不俗的设色风格。这样色彩能体现出宫廷里生活的人的身份和地位。比如南宋李嵩的《花篮图》与缂丝《莲塘乳鸭图》, 两幅作品底色接近, 《花篮图》中对花朵的颜色选择了大红、白色、粉红等等, 凸显出花朵的娇艳, 花瓣姹紫嫣红; 《莲塘乳鸭图》在禽鸟的处理上选用的色彩比较明丽, 与底色形成很大的反差, 而

且石头的设色较为浓重,给人厚实的质感。

花鸟的设色分淡雅清逸和富丽凝重两种。山水也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墨色为主的水墨山水,苍劲大气;另外一种就是设色浓重富丽的青碧山水,精工细致。因缂丝山水作品多为宫廷御用,所以在设色方面借鉴后者的较多。《缂丝青碧山水图轴》除了在构图上受到宋代绘画的影响外,设色方面应该是受当时皇室偏爱的青碧山水一派的影响。青碧山水在隋代时发展起来,宋代很多画家都能画青绿山水,王希孟创作的《千里江山图》是青绿山水的经典作品,设色绚烂,似宝石发光。《缂丝青碧山水图轴》山石的设色高雅古朴,以蓝绿为主,河边的小碎石,蓝光点点,生动传神,给画面增添了生动感。

通过分析,可以了解到宋代绘画与缂丝工艺作品在构图和设色两个方面也存在着很多相似之处。

总之宋代缂丝工艺端庄、淡雅、自然,最具代表性,题材以花鸟为主,不论构图、设色还是表现手法,均与宋代绘画中的写生小品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宋代缂丝工艺集及织造之美和绘画之美于一身,

因而艺术表现力胜于其他织物,尤其是宫廷藏品,美感非想像可及。

三

“孤城秋枕水,千室夜鸣机”正是当时缂丝手工业兴旺的真实写照,所出的缂丝不仅质量精,而且数量多,也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

元明清三代在宋代缂丝的基础上一直持续发展、逐步完善,与绘画紧密相连。在发展过程中,缂丝工艺仍然不断改进、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缂丝工艺逐渐形成三方面特点:一是上层设计追求精巧、繁复,强化文人情趣,仍然继续在花鸟山水等传统领域里创作;二是吉祥题材的缂丝作品大量出现,以宗教为题材的作品不断涌现。而且民间的世俗化的吉祥图案,以其鲜活的特点融入缂丝作品当中;三是伴随着人物画的发展,出现了很多富有情节的人物题材的缂丝作品。

从唐代出现的缂丝带,到宋代之成批的面料,再到南宋极其精致的书画,直到现代的特种手工艺品,缂丝的技艺不断发展演进,也划出了一条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时俱进的轨迹。

【参考文献】

- [1] [宋]庄绰. 鸡肋篇[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33.
- [2] [4] [5] 潘运告编,岳仁译. 宣和画谱[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 310, 354, 317.
- [3] 王伯敏. 中国绘画通史[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445-446.

(责任编辑 王 林)